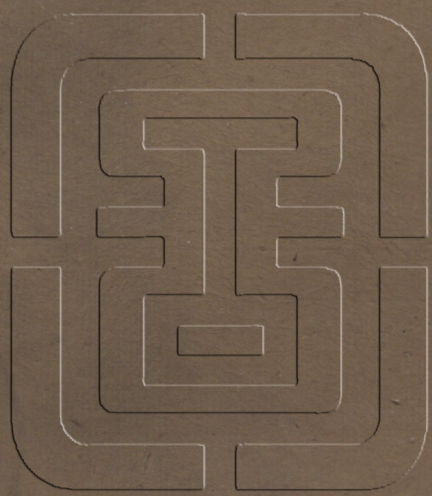




三四五六

史13-1



戰國策校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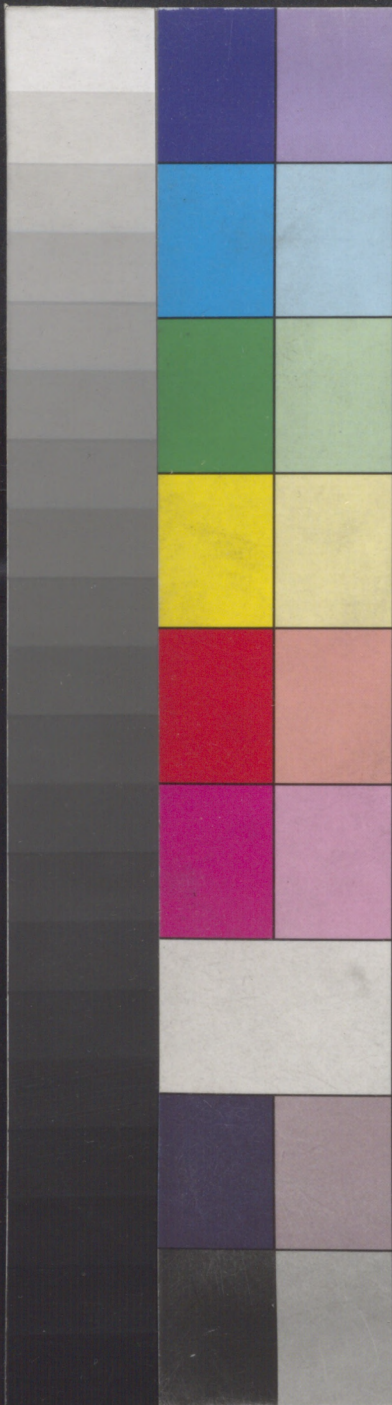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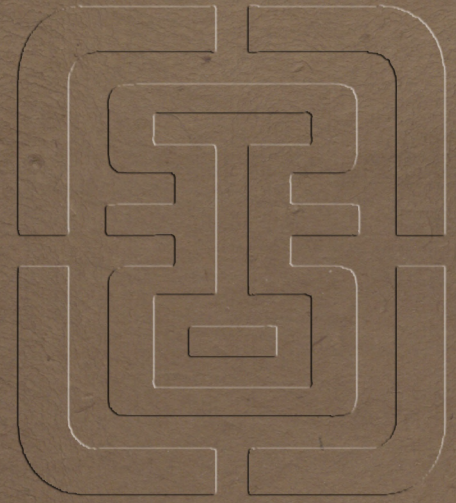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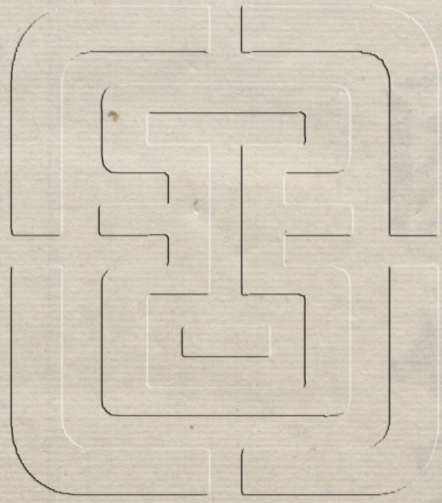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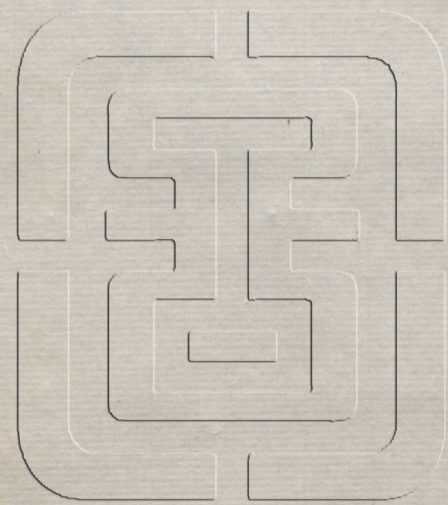
戰國策校

注

國策校

注

四部叢刊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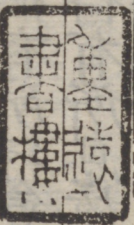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咸元至正十  
五年刊本景印原書  
版匡高營造尺六寸  
七分寬四寸九分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莠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  
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  
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





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  
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  
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  
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  
之後以思其德一作思德無下字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  
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  
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  
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  
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  
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  
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

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  
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  
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  
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  
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  
後田文取齊太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  
公損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  
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  
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  
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  
保其命潛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



之國五敵侔爭權盡為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  
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  
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指於世而游說  
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  
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  
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  
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  
以儼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  
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

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  
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  
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  
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伏於詐謀之弊終無信  
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  
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  
小克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  
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  
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  
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



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字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又美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

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國策劉向校定本高誘注曾鞏重校凡浙建括  
蒼本皆據曾所定刻川姚宏續校注最後出于  
見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錄劉序而置曾序  
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劉序次之蓋先劉氏  
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舊  
故次曾氏焉吳師道識

戰國策

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



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以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

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見前

劉序 見前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也今按西周正統

周定為首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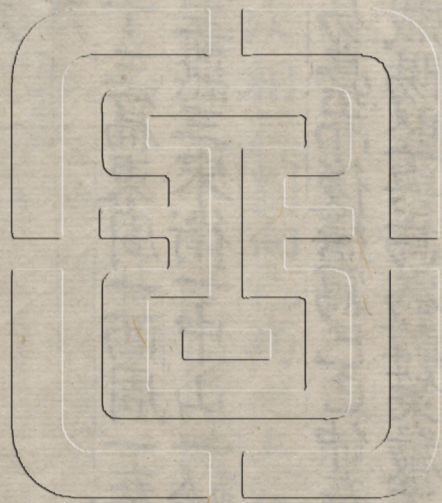
彪校此書四易橐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嚴遂陽豎事有差互說見周韓策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繆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





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絕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



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  
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  
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  
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  
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  
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  
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  
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  
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  
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  
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

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  
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  
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  
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  
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魯氏皆有序論以著  
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魯  
氏譏之曰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  
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  
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



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鬪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捍鬪之辨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

不及其他由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實不顧也廁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故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



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爲國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本諸己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



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唯欲強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遂探巧合彊辯深語，以鬪爭諸侯於警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曹肇至括蒼，鮑彪病高注踈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

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刻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浚儀陳祖仁

序



戰國策目錄

東周第一

秦二第四

秦五第七

齊三第十

齊六第十三

楚三第十六

趙二第十九

魏一第廿二

魏四第廿五

韓二第廿八

西周第二

秦三第五

齊一第八

齊四第十一

楚一第十四

楚四第十七

趙三第二十

魏二第廿三

韓一第廿六

燕一第廿九

秦一第三

秦四第六

齊二第九

齊五第十二

楚二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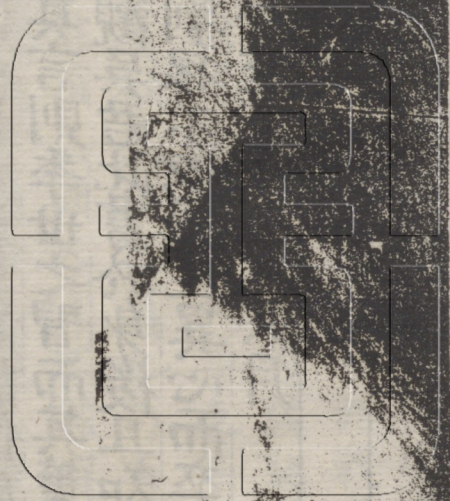
趙一第十八

趙四第廿一

魏三第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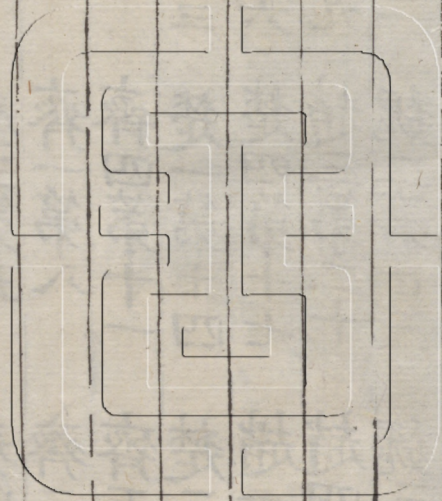
韓二第廿七

燕二第三十





燕三第卅一 宋衛第卅二 中山第卅三  
右定著三十三篇



戰國策卷第一

東周凡二十章

秦與師臨周章

秦攻宜陽章

東周與西周戰章

東周欲為稻章

昭獻在陽翟章

秦假道於周章

楚攻雍氏章

周最謂呂禮章

周相呂倉章

溫人之周章

或為周最章

石行秦章

蘇厲為周最章

謂周最曰章

為周最謂魏王章

趙取周之祭地章

杜赫欲重景翠章

周共太子死章



三國隘秦章

昌他亡西周章

昭翦與東周惡章

嚴氏為賊章

戰國策卷第二

西周七章

薛公以齊章

秦攻魏將犀武章

秦令樗里疾章

雍氏之役章

周君之秦章

蘇厲謂周君章

楚兵在山南章

楚謂道於二周章

司寇布章

秦召周君章

犀武敗於伊闕章

韓魏易地章

秦欲攻周章

宮他謂周君章

謂齊王曰章

三國攻秦反章

犀武敗周章

戰國策卷第三

秦一凡十章

魏鞅亡魏入秦章

蘇秦始將連橫章

秦惠王謂寒泉子章

冷向謂秦王章

張儀說秦王章

張儀欲假秦兵章

司馬錯與張儀章

張儀之殘樗里章

張儀欲以漢中章

楚攻魏張儀謂秦章

田莘之為陳軫章

張儀又惡陳軫章

陳軫去楚之秦章



戰國策卷第四

秦二此十六章

齊助楚攻秦章

楚絕齊章

秦惠王死章

義渠君之魏章

醫扁鵲章

秦武王謂甘茂章

宜陽之後馮章謂章

甘茂攻宜陽章

宜陽未得章

宜陽之役楚畔秦章

秦王謂甘茂章

甘茂亡秦且之齊章

甘茂相秦章

甘茂約秦章

陘山之事章

秦宜太后章

戰國策卷第五

秦三凡十七章

薛公為魏謂魏冉章

秦客卿造章

魏謂魏冉章

謂魏冉曰楚破秦章

謂穰侯曰章

謂魏冉曰和不成章

五國罷成畢章

范子因王稽章

范雎至章

應侯謂昭王章

秦攻韓圍陘章

應侯曰鄭人章

天下之士章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章

應侯失韓之汝南章

秦攻邯鄲十七月章

蔡澤見逐章

戰國策卷第六



秦四

凡十

秦取楚漢中章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章

三國攻秦入函谷章

秦昭王謂左右章元連上為一章

楚魏戰於陘山章

楚使者景鯉在秦章

楚王使景鯉如秦章

秦王欲見頃弱章

頃襄王二十年章

或為六國說秦王章

戰國策卷第七

秦五凡八

謂秦曰臣竊惑章

秦王與中期章

獻則謂公孫消章

樓訐約秦魏章

僕陽人呂不韋章

文信侯欲攻趙章

文信侯出走章

四國為一章

戰國策卷第八

齊一凡十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章齊將封田嬰於薛章

靖郭君將成薛章

靖郭君謂齊王章

靖郭君善齊豹辨章

邯鄲之難趙求救章

南梁之難韓氏請章

成侯鄒忌為齊相章

田忌為齊將章

田忌亡齊而之楚章

鄒忌事宣王章

鄒忌脩八尺章

秦假道韓魏章

楚將伐齊魯親之章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章蘇秦為趙合從說齊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齊章

戰國策卷第九

齊二章

韓齊為與國章

張儀事秦惠王章

犀首以梁為齊戰章

昭陽為楚伐魏章

秦攻趙趙令樓緩章

權之難齊燕戰章

秦攻趙長平齊楚救章或謂齊王曰周韓章

戰國策卷第十

齊三章

楚王死太子在齊章

齊王夫人死章

孟嘗君將入秦章

孟嘗君在薛章

孟嘗君奉夏侯章章

孟嘗君燕坐章

孟嘗君舍人章

孟嘗有舍人章

孟嘗君出行國章

淳于髡一日章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一

齊四章

齊人有馮諼章

孟嘗君為從章

魯仲連謂孟嘗君章

孟嘗君逐於齊章

齊宣王見顏觸章

先生王斗章

齊王使使者問趙章

齊人見田駢章

管燕得罪章

蘇秦自燕之齊章



蘇秦謂齊王曰章

戰國策卷第十二

齊五章

蘇秦說齊閔王章

戰國策卷第十三

齊六章凡九

齊負郭之民章

王孫曹年十五章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章

貂勃常惡田單章

田單將攻狄章

濮上之事章

齊王建入朝章

齊以淖君之亂章

戰國策卷第十四

楚一凡二  
十章

齊楚構難章

五國約秦以伐齊章

荆宣王問群臣章

昭奚恤與彭城君章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章

江乙欲惡昭奚恤章

江乙說於安陵君章

江乙為魏使於楚章

郢人有獄章

城渾出周章

韓公叔有齊魏章

魏氏惡昭奚恤章

江乙惡昭奚恤章

楚杜赫說楚王章

楚王問於范環章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張儀相秦謂昭睢章

威王問於莫敖章

戰國策卷第十五

楚二章凡九章

魏相翟強死章

齊秦約攻楚章

術視伐楚章

四國伐楚章

楚懷王拘張儀章

楚王將出張子章

秦敗楚漢中章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章

女阿謂蘇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六

楚三章凡十章

蘇子謂楚王曰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章

楚王逐張儀於魏章

張儀之楚曾章

楚王令昭睢之秦章

張儀逐惠施於魏章

五國伐秦魏欲和章

陳軫告楚之魏章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章唐且見春申君章

戰國策卷第十七

楚四章凡十章

或謂楚王曰章

魏王遺楚王美人章

楚王后死未立后章

莊辛謂楚襄王章

齊明說卓滑章

或謂黃齊章

長沙之難章

有獻不死之藥章

客說春申君章

天下合從章



汗明見春申君章  
虞卿謂春申君章

楚考烈王無子章

戰國策卷第十八

趙一凡十章

知伯從韓魏兵章

知伯帥趙韓魏章

張孟談既固趙宗章

晉畢陽之孫章

魏文侯借道章

秦韓圍梁燕趙救章

腹擊為室章

蘇秦說李兌章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章齊攻宋奉陽君不欲章

秦王謂公子他章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章

甘茂為秦約魏章

謂皮相國章

或謂皮相國章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章

謂趙王曰三晉合章

戰國策卷第十九

趙二凡七章

蘇秦從燕之趙章

秦攻趙蘇子為謂秦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章武靈王平晝章

王立周紹為傅章

趙燕後胡服章

王破原陽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

趙三凡二十章

趙惠文王三十年章

趙使机郝之秦章



齊破燕趙欲存章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章

富丁欲以趙合章

魏因富丁章

魏使人因平原君章

平原君請馮忌章

平原君謂平陽君章

秦攻趙於長平章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章

秦趙戰於長平章

秦圍趙之邯鄲章

說張相國章

鄭同北見趙王章

建信君貴於趙章

衛靈公章

或謂建信君章

苦城常謂建信章

希寫見建信章

魏勉謂建信章

秦攻趙鼓鐸之音章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趙四凡十九章

為齊獻書趙王章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章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章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章

樓緩將使伏事章

虞卿請趙王章

燕封宋人榮盆章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章

趙使趙莊合從章

程章從梁來章

馮忌為廬陵君章

馮忌請見趙王章

客見趙王日章

秦攻魏取寧邑章

趙使姚賈約韓魏章

魏敗楚於陘山章

秦召春平侯章

趙太后新用事章



秦使王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魏一七章

知伯索地於魏章

西門豹為鄴令章

魏文侯與田子方章

魏公叔痤為魏將章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章

齊魏約而伐楚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章

張儀欲窮陳軫章

樂羊為魏將章

文侯與虞人期章

魏武侯與諸大夫章

魏公叔痤病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章

蘇秦拘於魏章

張儀惡陳軫於魏章

張儀走之魏章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章張子儀以秦相魏章

張儀欲并相秦魏章魏王將相張儀章

楚許魏六城章張儀告公仲章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章秦敗東周與魏戰章

齊王將見燕趙楚章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章

公孫衍為魏將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三

魏二七章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犀首見梁君章

蘇代為田需說章史舉非犀首章

楚主攻梁南章魏惠王死章



五國伐秦無功而還章魏文子田需周宵章

魏王令惠施之楚章魏惠王起境內眾章

齊魏戰於馬陵章惠施為韓魏交章

田需貴於魏王章秦召魏相信安君章

秦楚攻魏圍皮氏章龐葱與太子章

梁王魏嬰觴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四

魏三軌十

秦約趙而伐魏章芒卯謂秦王章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章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章

華軍之戰魏不勝章齊欲伐魏魏使人章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章魏將與秦攻韓朱已章

華陽君約魏魏王將封其子章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五

魏四七

獻書秦王曰章八年謂魏王曰章

魏王問張旄章客謂司馬食其章

魏秦伐楚魏王不欲章穰侯攻大梁章

白珪謂新城君章秦攻韓之管章

秦趙構難而戰章長平之役平都君說章

樓梧約秦魏章芮宋欲絕秦趙章



為魏謂楚王曰章連上管鼻之令程強章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章秦拔寧邑魏王令人章

秦罷邯鄲攻魏章 魏王欲攻邯鄲章

周肖謂宮他章 周最善齊章

周最入齊秦王怒章 秦魏為與國齊楚約章

信陵君殺晉鄙章 魏攻管而不下章

魏王與龍陽君章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章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六

韓一凡二十

三晉已破知氏章

成午從趙來章

魏之圍邯鄲章

申子請仕章

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章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章

張儀謂齊王曰章

楚昭獻相韓章

秦攻陘韓使人章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章

鄭彊載八百金章

鄭彊之走張儀章

宜陽之役楊達謂章

秦圍宜陽游騰謂章

公仲以宜陽之故章

秦韓戰于濁澤章

顏率見公仲章

韓公仲謂向壽章

或謂公仲曰聽者章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章

王日向也子曰章

或謂魏王王倣章

觀鞅謂春申章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七

韓二凡二十章

楚圍雍氏五月章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章

公仲為韓魏易地章

錡宣之教韓王章

襄陵之役畢長謂章

公叔使馮君於秦章

謂公叔曰公欲得章

謂公叔曰乘舟章

齊令周最使鄭立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彊為楚章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彊章

齊明謂公叔曰章

公叔將殺幾瑟也章

公叔且殺幾瑟也章

謂新城君曰章

胡衍之出幾瑟章

幾瑟亡之楚章

冷向謂韓咎章

楚令景鯉入韓章

史疾為韓使楚章

韓傀相韓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八

韓三凡二十章

或謂韓公仲曰章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章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章或謂韓王曰秦王欲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章

東孟之會章今連上為一

韓陽役於三川章

秦大國也章

張丑之合齊楚講章

或謂韓相國曰人之章

公仲使韓珉之秦章

韓相公仲珉使韓侈章



客卿為韓謂秦王章

舊三章為一

韓珉相齊章

或謂山陽君曰章

趙魏攻章陽韓謁急章

秦招楚而伐齊章

韓氏逐向晉章

張登謂費縶章

安邑之御史章

魏王為九里之盟章

建信君輕韓熙章

段產謂新城君章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凡十  
五章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章

奉陽君李兌章

權之難燕再戰章

燕文公時章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章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章

宮他為燕使魏章

蘇秦死其弟蘇代章

燕王噲既立章

初蘇秦弟厲章

蘇代過魏章

舊三章相連鮑以後二章為一姚本  
第三章別提作行恐當自是一章

燕昭王收破燕章

齊伐宋宋急章

蘇代謂燕昭王曰章

燕王謂蘇代曰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

燕二凡十  
四章

秦召燕王章

蘇代為奉陽君章

奉陽君告朱謹章

蘇代為燕說齊章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章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章



陳翠合齊燕章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章

燕饑趙將伐之章

昌國君樂毅章

或獻書燕王章

客謂燕王曰章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章

齊魏爭燕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一

燕三凡五章

齊韓魏共攻燕章

張丑為質於燕章

燕王喜使栗腹章

秦并趙北向迎燕章

燕太子丹質於秦章

戰國策卷第二十二

宋衛凡十章

齊攻宋宋使臧子章

公輸般為楚設機章

犀首伐黃章

梁王伐邯鄲章

謂大尹曰章

宋與楚為兄弟章

宋康王之時章

智伯欲伐衛章

智伯欲襲衛章

秦攻衛之蒲章

衛使客事魏章

衛嗣君病章

衛嗣君時昏靡章

衛人迎新婦章

戰國策卷第三十三

中山凡十章

魏文侯欲殘中山章

犀首立五王章

中山與燕趙為王章

司馬喜使趙章



司馬喜三相中山章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章  
主父欲伐中山章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章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章 昭王既息民章

總四百八十六章

鮑彪變亂古文學者喜尚新異幾亡其舊今以  
元本卷第章次列于目錄著于篇首庶幾得據  
以有考云吳師道識

校正凡例

一鮑更易策文元次殺亂欲從舊本則不見駁  
正之意已著目錄于前今據其本疏辨凡注  
之謬誤者抹之辨正則以正曰著之未明而  
改定者亦從此例闕遺及他有發明者以補  
曰著之

一鮑所改及加字并抹除字復存之或與一本  
合而可通者從之而注其下他本字異義通  
者以一本著之

一大事記與鮑說有當見或與今說有相發者  
則見之不悉引



一地名等類大事記多取史記索隱正義說今止稱各書或欲著大事記說則稱大事記前見者不復出云見前見其策

一此書字多通借不可徧舉今於首一字著其說後止注其字其可兼通者不注凡音切擇難曉與易混者釋之或附章末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西周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維氏皆

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南桓公

河南即邲武王遷九鼎於周營是為南桓公

王城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

平王東遷定都王城故地封桓公焉平王東遷

周至是考西王豐鄆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鄆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

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

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

在東也河南桓公威公卒子惠公

立考王十五年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

鞏以奉王號東周沒亦諡惠是時東西周雖未

分治矣顯王二年趙與韓分周為二於是東西



各為列國顯王雖在東周特建空名是後史傳  
所載致伯賜胙之類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周君者皆謂二周也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分治非也振王特徒都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正軌上姓大按高誘注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成周今洛陽本云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周惠公名班居洛陽為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而子經世書紀報王為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周不紀西周公紀報王為西周本紀云王時東周  
此開卷第一之正統謂東不從孫書錄特舉其首西  
周為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  
城周美亦失考所當改正從舊又考春秋書王  
東周也說亦甚明昭王城三十六年天于成周  
左傳以十二月入城而後成周康侯皆以成  
王定京師於既城之後而後成周康侯皆以成  
周即京師於既城之後而後成周康侯皆以成  
也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  
記辨之甚詳且實因鮑氏而發近有著東西周  
辨者其說亦然而不引呂子豈未之見邪○徐  
廣云周比七尺七蓋因南止維氏此是合東西  
周地言之今總注蓋因南止維氏此是合東西

**安王** 威烈王之子此類並以事見紀表世家新  
西周稱決不當係之周雖分實以實周故此  
係以安王不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  
威惠武等公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  
實都東周而可係之西周乎按策中周君皆  
指東西二君故多稱主君其補策者則附以  
見蘇武二君故多稱主君其補策者則附以  
逐出安王不著在史冊獨不見乎安王烈王  
用意雖勤會仲乃烈王時事又嚴氏為賊一  
嚴氏為賊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使累是也

**嚴氏為賊** 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使累是也  
陽侯韓山堅即韓嚴遂使韓山堅殺使累是也  
哀侯韓山堅即韓嚴遂使韓山堅殺使累是也  
說見上策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  
及韓策而陽堅與焉小使也韓策名堅道周

**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謂四馬所韓使人讓周讓譙貴也然則此時周之  
駕馬車韓使人讓周讓譙貴也然則此時周之  
此東周君也策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  
文明曰小國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使



留之之情告之謂周君曰正語之一本客寡人王侯之稱知嚴

氏之為賊而陽堅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

待命小國不足行亦亦疑在以容賊君之

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元在東周策時周未分也

而周君實為天下通逃主所謂欲蓋而彰者何以

示天下乎曰考其時則烈王五年王都東周若

卷首東周是矣報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

西周不當係之宋忠曰卒盜西周桓威惠武

等公東周惠公昭文君雖見史傳然年世不可

明事實難附鮑所附報王諸章據史亦有可

論者然無考者悉強附馬係王既非不復深

王報卒鑄京大謬○按周紀西周君秦周君

西周武公宋忠曰云正義曰非也西周公即

俱卒通鑑書報王入秦大事記謂當從之史

周共太子死

衍周君二字又楚世家楚欲圖周周報王使

注周紀之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適猶定

文以存疑有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封

適專主也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何不封

公子咎別君而為之請太子立為太子左成

此類當因舊注凡有明徵者可定其生地不可考

而仕國可見者則當曰某國臣正義注此正作楚

作臣後放此多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

通也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

告翦剪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以資公若欲為太子

廡天空

廡音字同小曰王類欲令若為之

此左成告翦之辭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



若汝也言楚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翦之言健語

語展居中國不便於相國二士居中國與國事以其

而使周則不居中用事相國之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此策周紀有元在東周曰見上

謂齊王氏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也猶言或為或謂

仇赫之相宋云正曰周最屢見東西周策謂周最曰

厚也而逐之聽祝弗相呂禮云七年周最於齊王

年有周君之秦客謂周最以應為世周紀赧王四十五

十年不可定為收齊則正當頃襄王之世相距凡四

為太子而東周又出最名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

子云者疑或自是二人然無所考曰王何不以地

齊周最曰鮑持遺也最周之庶子凡周皆周之族

明據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人齊以賂進周最

於周進猶左尚齊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

因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周君曰何欲置置猶

令人微告悍悍悍請令一本令王進之以地左尚以

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之疑此即上章

字說文同趙策顏最史亦作顏聚

司寇布祠題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謂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

不肯立告齊曰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始

鐵也函蓋其姓曰為齊太公田和也始

齊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歸還之也

買劍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折折劍也高



未盡其本價故折其錢而不賣則折將死函治氏  
作折闕義若作斷折則於下文不通將死函治氏  
而屬其子韻託辭曰必無告人獨知自知其良  
因高注愚意必無獨知當作一句言今君之使最  
凡有售必使衆知其良不可獨知也契約  
為太子周雖以量不肯立告齊獨知之契也也當  
兩知之今則獨禮記右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契注一書兩札同而別之謂通君實立果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焉備此當作謂君實立果  
亦周而讓之於最讓也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  
為多巧詐猶最為多詐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  
哉可信之貨奉養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  
之然則立最信矣從周紀皆當為楚王曰使衆  
為君為齊之為去聲  
之為去聲

秦令樗里疾

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其敬楚王怒懷讓周以

其重秦客疾謂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智襄子

欲伐公由東國謂楚王曰昔智伯智襄子

欲伐公由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

史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孫春秋劉外紀風

大鐘載以廣車道也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

故也受其鐘不桓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沈舟盪

蔡嫁之故伐之蔡蔡叔度虎言伐楚號聲言也

其實龍蔡無鐘鼓曰龍日此據左氏今秦虎狼

之國也貪殘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懼焉以蔡九公由惑之以二國為惑補曰

國為戒也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屬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行

列為護也而實囚之補曰一本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

一日之亡國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乃悅博里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赧王三章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為君得高都屬上黨補曰水經云伊水逕邠郵

有邠郵亭括地志云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京相璠云非在上黨者周君大悅曰

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以國事蘇代遂往見韓相

國公仲元作中下同韓公族中仲曰古仲字省補曰索隱云

亦有諸國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

傲秦也重注謂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也倉廩空穀

所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攻之不過一

月必拔之得城曰拔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

病也病猶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

元作及自通毋煩改字粟於周此告楚病也

拔公仲中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

高都與周公仲中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

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

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節符信



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周官通不通其使是公以  
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則不達  
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中曰善不徵甲  
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平不拔雍氏而去紀有而略周君

義雍於恭反

薛公

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文也襲其父封薛薛屬魯國

以齊為韓魏攻楚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魏文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秦此十七年也

乞食於西周

借猶韓慶凡韓皆韓人其在周去韓其國來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

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

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

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邑周

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

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

情欲也所謂秦王曰薛公必不補不字補曰史破

秦以張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也補曰史秦王

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

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元作破而以

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

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

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今雖善君不如令敝邑周

陰合為秦陰猶私而君無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

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臨言以兵至其地函谷關

情欲也所謂秦王曰薛公必不補不字補曰史破

秦以張韓魏張去音所以進兵者欲王令楚割東

國以與齊楚之東地即楚而元作也補曰史秦王

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年張儀誘楚王君令

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元作破而以



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出必德齊齊出之

也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無

國之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本晉三卿分三晉

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善薛公曰善因令韓慶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籍兵乞食於周孟

傳有今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

宛葉小駁而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楚

懷王要之割地為各與韓魏伐秦自山東難秦未有

文怨秦借楚為名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

若此其批者也惜其聽蘇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

以宋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以盡由此觀之秦惟不

遇桓文之君故橫行而莫之制世豈有以大義而

屈於不義者哉為強為和之為如字餘去聲

三國攻秦反還猶西周恐魏之藉道也借藉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而曰此據史按通鑑大事記顯王三年當魏

五年乃魏惠王後元年慎靚王三年當魏

襄元年說見魏策此當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德元作

德三國也聽猶順從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強而

解故秦德之秦德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

則和而不利於楚宋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之

落曰聚如類以到秦若為秦魏王

懼令軍設舍速東賓舍軍次也魏東還必道周周必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西周弗利樊餘法作臣

姚云餘下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

有為周字謂楚王懷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

韓得二縣魏亡二縣言亡者亡多於得也所以

為之者魏雖多七盡包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

焉漢志武王遷九鼎于郊鄭且魏有南陽鄭



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啓南陽是也京兆山陽  
也河南郡注秦三川郡也周紀三川震注涇渭洛  
也杜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鄭本在西都  
畿內咸林武公得魏槍之地乃徙其封是為新鄭  
咸林今華州鄭縣新鄭今鄭州  
張儀所謂天下朝市秦武王所謂車通三川而包二  
關周室者也秦拔成舉榮陽初置三川郡  
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公邑號方城  
韓兼兩上黨漢并州郡其後傳注遠韓近趙故言  
金投秦策蓋田陘山三以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  
章所言則上黨亦屬魏  
屈折如羊腸此皆以折近之國強故危  
日楚趙皆輕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趙一本因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縣屬河南注北有  
年此二十二年關正義云水經注禹疏龍門以  
通水兩山相對若闕故謂之伊闕今洛南猶謂之

龍門也諸本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  
犀作犀當正君不如禁秦之攻周止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  
復戰趙魏隣也魏有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勝  
地人則衆必多傷矣秦欲得待有訛周之  
得保持猶必不攻魏傷恐重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  
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  
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辭也  
字常雜愚按講構講構講也講讀曰媾又曰漢史媾講兩  
者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者字當從才後放此  
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  
退却猶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必因君而  
講與秦和也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若魏不講而

國策卷一



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魏之故往

求救補曰大事記秦怒東周助魏王昭以上黨之

急辭之意者有趙或韓兵也趙兵無和周君反

見梁圍陳留後儀注魏惠王自安邑徙大梁有而

樂之也秦毋恢周人正臣謂周君曰温圍不下此

温屬河內言其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

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

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為天子故韓世家

伊闕緣是故稱而設以國為王扞秦扞衛也而王

無之扞也扞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

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

魏之路絕正曰是時魏上黨被兵若周秦攻南陽

則魏又當禦其攻而上黨必絕後云上黨無患言

於此也魏王曰然則柰何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

小利形猶勢也小利謂温圍事秦而好小利秦有

助則無國患今王許成三萬人為周扞秦許與温

圍周君得以為辭於父允百姓卒之援而私元作

利補曰姚云錢本作私温圍以為樂得成公也必

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圍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

數周君得温圍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

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四十金贏有餘

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致温圍於周君致送也



而許之戍虜謂周君非賢君也秦兵在境而樂於  
事其君者也補曰為辭  
為樂之為如字徐去聲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皆美惡之惡四曰左傳

惡據此則皆主君之臣周主君稱又秦重秦之重而欲

相者相欲得且惡臣於秦使人欲此二國所以必惡

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以順欲者相君因相

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復說足也故使

相往行而免是元作且輕秦也公必不免自請勢

事不可免也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公之事成元作

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誅

矣意其惡足於秦也

蘇厲亦秦之弟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祁者蘭交離石屬西河祁屬太皆白起秦將武是

攻用兵攻功字言善巧也又有天命也得天今攻

梁魏都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上之謂白起曰楚

有養由基者楚共王將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

發百中發發矢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

射也矣其意欲養由基曰人皆善善善子乃曰可教

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

右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右臂曰列女傳

道此射之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善也



此時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元作鉤今從史拘撥弓反也鉤  
有鉤音古或通一發不中前功盡矣盡猶今公破

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  
功甚多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

梁借過履也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  
出也周紀三十四年有補曰

楚兵在山南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正曰所

伍元作吾吾補曰吾字得注吾作五將為楚王項  
屬怒於周猶也或謂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

正周太子也將去音軍正猶卒正軍之率也正迎  
伍吾得於境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之重伍

吾得也因泄之楚曰微補其言周君所以事伍吾

得者器必名曰謀楚此以得於楚言與王必求  
之楚而伍吾得無効也效猶致也得實未王必罪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以假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元作秦秦當為代若厲諸如此處不一東西周未分此

史不曰蘇秦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也去紀  
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  
及之正曰河東過洛內在鞏縣東洛邑北望有河

韓魏必惡之楚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廣可必  
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  
之間若四國弗惡韓魏君雖不欲與也與謂鼎也



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釐曰無考

周紀作韓王曰秦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

出兵於河南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

南其名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以魏兵

以矣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越度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

邑也周原原姓本應鄉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

秦也有言得其意交善周秦之交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

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

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子

畏秦正曰畏猶惡也周地狹不足以利國而有攻

天子之惡名見畏惡於天下與司馬錯統同意

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無傷失不

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

罷疲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與秦戰戰則

宮他周人正曰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

南陽三晉時屬韓韓釐五平秦拔我宛蓋秦飢而

宛亡此在春秋之晉三晉分晉力屬韓也鄭恃魏而輕

韓魏攻秦而鄭亡此皆時遠輕近而亡秦飢不見鄭乙二邾莒亡



於齊魯鄉縣故郟也郟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  
 齊陳蔡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  
 也即恃楚不備之也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援引也故今  
 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元作早  
 最舊姚本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正作最

戰國策西周卷第一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縉雲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東周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班秉政洛陽采邑在鞏漢志說非餘見前  
 正曰東周當從

惠公周威公威公之子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子威公威公之子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周武公周武公桓公之子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子威公威公之子河南是為桓公桓公

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  
以為惠公之子疎矣惠公之子自

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邪兩周先亡至秦  
豈為西周用邪兩周先亡至秦

書不同則其事邪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  
亦難明矣凡策所書豈得



忠說誤已見前索隱謂謚法無報報然慚愧故以為號戰國相王周之王號自若不聞其為秦貶損也王報使武公徐廣謂即西周武公大事記從之西周惠公封子於華為東周惠公實同謚者繼西周之惠公則武公也既曰武公則周君也謂別為一大可乎東西周雖分治王猶在上為東周君敬奉王命而五使之又何不可乎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謂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閔曰大事記云姚氏考春秋後語周顯王齊宣王也今附載於顯王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之前

曰夫秦之於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

君臣內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計猶不

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美名也得九鼎

厚寶也厚猶重願夫王圖之齊王大本大說發師五

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將以救周而秦兵

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

請東解之東之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

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

涂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

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

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

元作少當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曰久矣鼎

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

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

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曰姚補曰姚其曰久



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

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

醯醬瓠耳壺曰昆吾國器瓠瓠也可懷挾提挈以

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離然止

於齊者集韻離昔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

萬人輓之輓引九九八十七萬人士卒師徒士一

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左傳注步卒七

徒亦大槩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所已備者

稱此姚本已作以曰稱此者彼此均等猶史言

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也今大王縱有其人

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

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

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補曰洪氏

載此以為奇謀此特兒童之見爾疑必無是事而

好事者歸之愚按左氏嘗載楚子問鼎事當時爭

強不可以為無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報之七年

南北三面絕天險通池二穀皆在境內蓋控扼

之地○此據甘茂傳文年來接宜陽在次年宜陽

於報七月書伐八年書接景翠救韓在八年周

君謂周累曰補曰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

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七十萬士之有粟

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以楚之眾臨山

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人任



秦謂曰茂一作戊後多霸集韻霸攻宜陽而

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留秦

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日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

說之云補曰秦策焉章許楚漢中楚懼而不進所

說有秦私者竊謂此策上既言秦之必拔翠之不

勝則死而又曰不如背秦援宜陽意殊不類此

或有缺誤替下或有之字或秦不復有秦字援此

當秦懼之韓德之而交得賂以為利下秦援宜

陽景翠果進兵果字可見又秦策楚時秦而合於

韓句意似與此同然彼指舉未救時言之爾其後

謂先戰固已預知之矣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敵

也乘謂因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

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煮

棗屬齊陰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

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補曰為寡人為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

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齊明疑

人兩見楚策曰無明徵注例以國姓者皆其國

人齊明豈不可為齊人邪故大事記止云當時之

也辯士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

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



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

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趣疾

也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

也於言有恩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種為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

否河東周患之蘇子非代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

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

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直無他種

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

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

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而受命於君

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處謂此策不可行東

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

東游說而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

一為下何補哉正曰據此策則西人可制周必

不疑於其說蘇子公為反覆以得金豈顧其復奪

哉大事記云其徵如此其所爭又如

昭獻在陽程屬楚昭獻相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

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

也王君令陳封之楚此言曠昔之事陳向許令向

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

公之韓令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  
王在陽翟王君將令誰往言必君周君曰善乃止  
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厲韓史疑即厥曰厲正謂周君曰君何

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

使往來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

信周是韓不伐也秦伐不受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補曰

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

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

所怨也下章次之曰鮑意尊周故謂行詐免難

為伍得章失同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張秦韓糗食米也時秦救韓

傳糧也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

以王之強而怒周周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

則是勁王之敵也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

之故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君謂蘇

地故必怒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怒最而反是君

以合齊與強楚更產子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

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與

皆游辭耳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

最也補曰最欲合趙魏而蘇秦欲合齊厲為最故

言若不變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補曰赫一將以觀秦之應趙

宋絕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

敗也報十八年正曰哀當作襄下同三國不敗將

與趙宋合於東方三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

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

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補曰一本則

賣趙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皆韓魏視之不可

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則秦趙必相賣以合

於王也為周最謂魏王曰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

和曰難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勁趙以兵

趙不敢戰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意先合於齊

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

王無人焉無王其事不可王不去周最最時在魏

此士為之於齊者合與收齊魏與即謂齊齊而以兵急之元

言使得去之急非合矣之急則伐齊無因事矣魏言秦見齊有

兵則非合矣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

魏讐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正曰而以

止伐齊句因借依也言不合與收齊而以秦

兵之急則伐齊魏與即謂齊齊謂周最曰魏王曰哀以國與先生與謂相之正曰孟

子注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貴猶薛公文田故

主齊閔王也最嘗輕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



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正曰此田文相魏時也下文謂魏王薛公可見文激於祝弗呂禮之故勸秦伐齊故主土恐缺一字蓋言文猶背齊以起下文最不與伐齊之意大事記報王二十九年魏以田文為相謂其去齊相魏而公獨修虛信善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為茂行美也明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為茂行美也明群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不欺之此所謂茂行也據故主魏欲伐齊已獨不與許也茂行句明群臣據故主句不與伐齊與去音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秦則非無變王遂伐之秦且秦為齊奴也言其為虛信矣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不

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也按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正與此章相首尾所謂敵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最入齊則又與此合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者最自許其足以全齊有變謂秦伐齊齊急則請魏之救無變謂秦不能伐則王遂伐之此厚齊之說也且臣為齊怒以下為魏言之為齊奴為齊奴隸也交指秦也累連及也不可以最故使魏惡於秦王使最得入齊為賜厚矣最入齊則秦無疑於魏是魏不為齊所累也補曰為王為救之為去聲餘如字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正曰正義

康云二十四兩兩趙語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岐云二十四兩兩趙語



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

曰譴謫也周之祭地為崇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正曰楚策云楚杜赫欲重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

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

以求援不可察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

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

者傍鳥必覺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

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

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

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

者此指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故能得欲矣威王時於周顯王背也自顯

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正曰按齊策田忌亡齊之楚鄒忌代相恐其以楚權復齊杜赫曰臣請為留楚忌出奔實宣王時宣王二年忌有馬陵之戰其奔必後此數以譌賊在楚策當慎親王三年大事記據韓世家注報王三年書楚景翠圍韓雍氏自宣王三年至七年則翠之與赫何不相及之有

三國隘秦蘇十八年柱具前隘謂隔絕之正曰八周當作七

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留其行進不有人

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

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趣

聽偵侯之東三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下行重周

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



言善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  
周已取之矣今復取秦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上聲重之者去聲此章輕

**宮** 重上聲重重國之  
元作昌下同此 **昌** 依本文且當 他亡西周 以罪去之

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 輸言委 東周大喜西  
周大怒馮睢 元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  
華顛悟秦也 且 依本文且當 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

斤馮睢且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昌他 為及間書  
曰告宮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  
亟急也 事久且泄自令身死 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

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 與書其人 東  
周立殺宮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 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 補此字 西周甚憎東周

賊公因宣言東周也 集韻宣 以惡 元作西 西周 補

賊已 此翦 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 翦惡東必善西  
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 遽和東周  
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



所守

周最謂呂禮

凡呂皆齊人其相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孟嘗傳蓋報二十一年後也呂氏不呂皆齊人比類

○注奔魏據秦紀按侯相秦紀及侯呂禮也

出奔齊大事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

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

齊而禮亡事當在齊威宋前大事記書於報王二

謂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說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

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相齊欲子以齊事秦

必無慮元作處此字義當同矣子因令周字周

最居魏以共之事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

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補曰史秦

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史周最於齊至厚

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

謂策得之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

一本况弗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

齊合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下章齊合亦然一

本欲取秦弗與禮重矣所重無如也言二國合則齊

秦與呂禮重矣言二國合則一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

禮重矣言齊與秦合則一人重於齊視史語簡而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補曰史秦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云○史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策文省而勝祝弗史作親弗索隱謂策得之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一本况弗聽祝弗齊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言齊合則秦自見省文下章齊合亦然一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其相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孟嘗傳蓋報二十一年後也呂氏不呂皆齊人比類○注奔魏據秦紀按侯相秦紀及侯呂禮也出奔齊大事宋之文年表破宋在秦昭二十一年則紀誤矣按呂禮相齊孟嘗君遺穰侯書勸秦伐齊而禮亡事當在齊威宋前大事記書於報王二謂九年然解題亦據紀為說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相齊欲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處此字義當同矣子因令周字周最居魏以共之事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魏策周最入齊秦讓魏謂秦曰大國欲急兵則  
 趨趙而已趨即趨也此語正同雖時有後先而事  
 理不誤爾魏讓秦曰秦在文謝病歸薛  
 後文從其計而曰魏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  
 其後齊滅宋文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  
 兵哉召秦伐齊文必文也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  
 收周最反秦齊王則亦文也去齊而史失之也此策云  
 魏之後召秦也今攻秦以前乎收周最以為後行  
 欲取秦也今攻秦以前乎收周最以為後行  
 曰當從也無為字後作厚行下孟反最本厚於  
 齊今齊逐之故收最以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  
 厚其行上文厚字同義以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  
 攻之信反也厚字同義以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  
 合秦取信今反之使不合也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  
 謂從齊補曰率史作變索隱云齊秦齊無秦天下  
 合則弗禮用則輕孟嘗二說皆通齊無秦天下  
 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  
 果字當從史作集謂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此  
 下之兵集於齊祝弗必走言弗而不及禮者齊聽  
 禮弗而相禮弗走齊王誰與為其國傳有曰以章

參之史可以互正如弗乃祝弗名  
 易知而注乃釋以他說其誤甚矣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補曰深取之深秦得天下則伐

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故能得天下夫秦補曰說

無秦字云急兵以明秦則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急兵以

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趙之猶其實同

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趨齊必不處矣慮猶據也秦

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故用祝弗即天下

兵故也注曰難通處義未詳故用祝弗即天下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後工陳籍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



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彪謂工師

籍非端人也德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略甚豈惠公後有此君邪不然則

後書訓皆免士宰士疑行姚工師籍相呂倉

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說也謂周文君曰國

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今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

時以為臺而民非之一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

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朴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

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七元作七市女間七百

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國人非之

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

仲欲掩公之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

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

而齒見奢者於殺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

而可以安於朝廷之士不仁哉此言也補曰漢高

帝繫治蕭何曰吾聞李斯相素有善婦主有惡自

與云云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

分過又何故衆庶成強言師籍增積如山周君遂

不免卒相倉也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秦母恢請之周不納孟東客

即對曰主人也橋稱東人補曰姚云一本周不內

問其巷子作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而又知趙之難子

不與天下合而謀已秦既疑齊投又無考齊韓字韓疑

違投齊人戰恐善齊故齊懼伐不齊韓字韓疑

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

墟墟虛字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

子屬上黨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寶於

秦蓋韓地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徐為之

東為猶謀也則有合矣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

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侈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

也合字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疆使無多

割出地謂而聽天下之戰則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

齊此秦制不勝國大傷戰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

傷手曰趙恃合於秦以與齊戰則秦必咎趙能無

也不勝則國大傷而聽命於秦矣戰不得聽秦聽

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後西止元作止元作

上西字姚本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秦地

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故亦見制覆元作

復覆通國且身危趙也身謂投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

石作石右右行秦官一本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

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

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待之謂周君曰欲決霸王之

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此秦也既甲周爭者爭

爭必得矣

丙午秦廷西周君而東周君猶存壬子秦廷東周

君而周遂不祀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統

於七國之上乃為宋當綱目統已絕國如楚漢並書

即係秦朱子以自服王降周統已絕國如楚漢並書

之今按解題云自服王降周統已絕國如楚漢並書

特和並書而類耳所以存而未論也朱子雖未亡

亦不異綱目之成在乾道亦不以東周統者其意

辛丑呂子卒大事記始出非矯之也

凡二十六章

戰國策東周卷第二

